



息園存藁卷之六

姑蘇顧璘

墓碑

明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神道
碑

公諱琮字廷獻江寧人也其先本蘇郡吳縣人國初始徙今籍魯祖豫以伯祖文僖公益封徵仕郎行在平書舍人祖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翱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母高氏母李氏俱贈夫人公端凝靜恪弱不好弄既學易於方伯吳公彥華遂厲問學見東萊讀書記悟曰吾乃今

知學非過目成誦爲奇抑在爲之不厭耳立限誦讀日造弘博好親仁賢切劘於德義在鄉如故副都御史陳公鏞按察副使陳公欽太僕少卿王公常在大學如大司馬彭公澤咸所友善恒自嘆曰人於己喜聞善於人喜聞過反是思過半矣成化丙午舉鄉試弘治庚戌登進士第任工部都水主事三年調禮部儀制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凡十餘年陞陝西布政司叅議丁李夫人憂服闋值太監劉瑾亂政以先在儀制停晉邸紹封事降知濟寧州拔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甘肅尋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撫民襄陽遷貴州按察使歷四川左右布政使正德己卯丁父憂服闋補廣西左布政使嘉靖壬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甲申陞南京工部侍郎旋改刑部丙戌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己丑以疾乞休疏四上始得請致仕仍歲給人夫月給祿米以示優厚公操執簡重臨事不輕發深思詳畫務當禮法故大小官政水清岳立人不敢以私意請亦不能以浮議奪居儀制時孝廟不豫免賀長至節東宮親王如故事公白尚書曰東宮禮再議親王斷不可舉已而有旨如公議占城世見請封有憚涉海者倡議止行公曰占城自祖宗以來遣使就封無故止之何以示信卒行之提調掌行國家吉凶大禮及藩邸封典稽古準今損

益與奪不失尺寸大學士南海丘公濬洛陽劉公健咸謂公器識可任遠大知濟寧一月地當水陸孔道日省民供給錢數千至今頌不輟口巡甘肅當安化叛後正法廣恩抑強植弱舉賢吏劾不職人情帖然深履虜酋營窟示以威福莫不震戴此皆御史巧宦者不肯爲公易易行之爲按察布政使各有大體巡撫時值修繕顯陵綜理精密民不告擾又活飢民數十萬平德安芒部等處妖逆數十輩皆不煩餘力績用丕著摠憲南臺時當考察庶官公曰進退人才大事也古人云恩欲歸已怨將誰歸於是察覈悖邪者咸見罷黜士論允服庚寅九月三日卒于家訃聞

天子閔恤 詔賜塋祭有加迺今殊典也夫大臣上近 天子體大責重以安民濟世爲才格主守道爲德凡煩苛躁狹非所語于其職也公自爲諸生及小吏時已見端緒雖躋崇峻矣施用不竟豈非天命哉男七人恕舉鄉貢志京學廩膳生愬國子生餘雖長少異觀並世德善墓道旣成法宜有碑恕等委之小子再辭不獲遂序而銘之銘曰唯臣承天大乃佐輔匪篤忱恂職罔克舉稽古名世有燁其輝治亂異績厥道同歸穆穆張公秉德不二山嶽端凝基自小吏工虞裕用儀曹慎典執憲西巡厥操蹇蹇奪藩典州崇卑何尤厨傳弗飾民瘼用瘳外臺巖巖正是岳牧

弼教宣猷以奠王國帝曰良憲惟女紀綱出貞吏治
入振王章寇亂是彌儉黷是黜豈不藂怨畏曠司直
群望方崇公曰止且鑒于天道榮保懸車邦人弗惠
耆德告哀王室雖遐言卹愍遺悖大篤誠今也則鮮
末俗疇希先進斯遠孝子顯德式圖永遺唯石弗朽
刻此銘詩

四川叅政葉公墓碑

公姓葉氏名天球字良器婺源人其先出春秋泆
梁葉公之後居南頓漢季太中大夫望始渡江居
陽至都統公績始遷歛承直公林秀遷婺源之中平
細三公夢志遷今外莊環溪夢志生友友生亮亮生

炳炳生朝宗朝宗生玄否玄否生觀武玄否爲公會
王父觀武爲王父皆隱力善稱長者父兆允多聞善
詩以子貴封文林郎崇仁縣知縣贈中憲大夫東昌
府知府母游氏封孺人繼贈恭人生四男子公行三
幼穎解從封君商坐肆獨吟誦乃遣從仲兄饒州公
天爵授禮經于崇仁不任貴勢與寒士攻苦大通其
學選克邑弟子員輸粟入太學並試高等癸酉中順
天府鄉試甲戌登唐臯榜進士第授戶部雲南司主
事動謹道揆不怵禍福監京城太倉有巨璫縱卒索
運官錢暴甚公縛卒寘之理督運宣府力寒就道其
納郡縣輸不爲贏羨曰足斯已矣何必厲民植官監

生陽倉設格室中貴賄孔比還中貴賄以金贖且謝
曰辱拜寡怨之賜敢以此報公卻之去之日官場有
薪芻餘直斃石步民頌其弗私監居庸倉適武宗
北巡費巨而儲罄畫上招商策尚書猶豫公馳見請
曰事已急非此莫辦公主於上某持於下必濟毋多
疑乃簡約順情固閉託冒減常價三之一趨者糜至
凡得芻粟十餘萬一日道榆河突傳駕至伏謁上
望見遣問報者曰主事葉某即疏乞回鑾并劾郭太
監者上領之去已卯遷江西司署員外郎受知大司
徒委攝諸它司事庚辰遷福建司署郎中時南巡多
故能參決群議相于國家辛巳陞東昌府知府郡號

衝劇公至詢民利害期與更始善摠條綱授僚屬以
事故自處整暇百度聿舉初立團甲法籍民丁業出
入民莫爲邪差州縣瘠沃爲三等準定繇役輕重在
平遷民苦賦重謂地無於土著公白當路即縣鄉履
畝料賦灑然趨平流亡來歸廣給牛種俾服作業稅
不以逋告壬午癸未饑爲請蠲貸廣儲備處流亡勸
分弛禁民得免死且弗爲盜尤篤意風俗人材旌孝
節正文體大有改化餘若脩廢拔強辯獄止盜特出
經綸緒餘未易一二錄嘗愧外吏工阿上容亡丈夫
氣故東昌所操一如戶部時昭聖太后北上或備
所過供具公曰聖善廣照南北異宜難相學也乃率

禮脩儀卒克畢事郡武吏故任俠逞首効桀黠罷去
餘悉斂手監司執三囚罪死公按法當釋卒論出不
顧漕卒怙勢閉水聚毆津吏關市騷動公縛杖數人
始定督運都御史過郡怒問郡杖吾漕卒邪公曰知
治不法不知漕卒都御史銜其輶比掌內臺乃風出
按御史奏移登州太宰喬公曰東人殊宜葉某遂格
不行丁亥進河南布政司左叅政管郡事旋實拜四
川右叅政民涕泣遮送公素羸加之憂勤七月至京
口疾劇時子玠以南京戶部主事監倉鳳陽還侍側
瞠顧曰死吾安也報國維汝端坐而逝得年四十有
八公學術醇實讀書務得意不襲成說詩文典雅雄

渾由乎其衷嘗謂古人尚行故內外符今人尚辭故
言行背事求無愧於心每以清談虛立門戶爲深耻
是宜孝友信義字洽倫類人無間言所著有上谷稿
淮南稿硯莊稿在山行稿娶汪氏封孺人加封恭人
子一即主事君學行並有聞孫一懋之孫女二巳丑
五月葬於來安鎮後山之原制宜有碑主事謂璘與
饒州公同榜交知爲深屬爲之銘銘曰葉氏之先實
始南陽歷欽徂婺支蕃以昌爰毓封父有特斯男二
美競爽迭爲邦翰穆穆東昌曄其如璧筮仕司徒秉
道獨立經國理財曰唯惠民培克是杜訐謨用勤強
禦靡奕鉅費靡匱適駁其轂于旄旆旆侯于東服作

民父母以哺以鞠罔俾失所歲饑我食賦亂我理附
我頌我死弗它徙濟濟髦士行歌采芹展也政成視
爾作人方岳甫遷大命用顛厥施罔究天也則然孝
子永懷述事昭德勒銘玄堂百世有烈

張氏世德碑

世家鉅族之興夫豈徒哉其始也必有敦固忠厚之
本爲之基故種德累行而燕翼之業垂焉其後也必
有敷施藻潤之度爲之飾故席寵元宗而門閥之澤
弘焉莫爲之始則源淺易竭莫爲之後則炎微易泯
今夫豫章生七年而後可知其本大也荆玉琢磨而
質乃見其理密也是以西京秬侯篤慎開國其孫涉

乃以明經見稱東京好時按劍拔起其孫秉乃以博
學自樹文武濟美前後交映揭雲霄之望挾龍虎之
章當代仰其世業後世歆其胄華巍巍乎莫之及矣
余讀温州張氏譜牒觀其上世聿興與今都指揮浩
所承傳未嘗不嘆羨於斯也侯固今有文者稽昔始
祖百戶公諱四本河南光州布衣沈毅好義慷慨有
略直 太祖皇帝駐兵廬州遂仗劍從附陷陣突前
屢預克捷授所百戶洪武二十九年卒葬通州子貴
嗣亦勇壯多智適紹父風從 太宗皇帝起兵靖難
自雄縣至渡江入京攻城掠地大小凡百餘戰並著
上功洪武三十四年陞山東大嵩衛正千戶永樂九

年乃從英國張公南征交趾屢犯險固勦殪夷酋進
大嵩衛指揮僉事居英國幕中來往交趾撥亂解紛
勞勩日茂宣德六年奏遷温州衛乃世繼焉曰鵬曰
鋼侯祖父也代領海防並礪官箴有華勳系逮侯而
家世益大詩書之藝責焉潤身折衝之略屹而敵愾
正德壬申誅江右逆寇有功進指揮同知榮問日流
由是都御史陶公琰監察御史王公堯封鮮公冕連
章推薦進浙江都指揮僉事分符秉政大沛厥施煌
煌乎炳炳乎虎臣之特也功崇禮重遂得 誥封祖
考皆明威將軍上輕車都尉祖妣宋氏江氏毋葉氏
皆恭人人道允脩天寵攸協上光義方下裕似續茲

非有啓有承積仁流慶而能暴興若是也歟然丹青
之飾增輝素樸枝葉之蔭庇及本根君子謂張雖舊
爵其業維新矣侯惟簪組其延先澤有渥而金石未
鐫世德罔耀咎在厥躬乃龔貞珉爰樹墓道璘也不
敏仰承雅託嘉此孝思弗克終遜敬勒銘詞用告罔
極銘曰於赫高祖奮旅逐胡率土有傑靡不應呼桓
桓張侯握鼎超距聿款轅門來佐神武雷奔虎騰奄
有戰功策勳承家用亢厥宗孝子孔力克紹克濟翊
我 文皇載振先緒南征交夷贊籌統軍朱紱輝燁
乃來于溫唯孫及曾振振弗替官著允脩行于來裔
卓哉玄孫瓌琳瑤琨武烈既抗爰飾于文建節執樞

門闕有爛譬彼巨材青黃是煥乃顧乃懷茲唯世遺
肆今弗圖後胡迪斯靈塗皇皇穹石如峙不顯唯德
百代攸視

碑

茅山重修玉宸觀碑

夫道其遠古之事耶以虛無清靜爲宗以因應神化
爲用其靜也天其動也神無爲而民自化無欲而民
自正非遠古之代不可以行之也以之御世則淵默
和平之化成黃帝軒轅氏是已以之治身則葆性全
神之道脩廣成老聃是已豈惟三聖哉自盤古以至
三皇率是道也逮世再降民僞滋而法制出安得以

無爲治之故帝王之治貴德不貴政雖不獲盡用其
道而不能不用其情以道爲生人之本不可舍也下
至漢代文帝用以小康曹參假以寧一而黃石蓋公
隱君子之流猶各負其所以高一世豈不信然乎
哉末世言道乃一切流於神仙輕舉與夫鬼神符祝
之說訢訢焉希於禍福之塗良可鄙已句容雷平山
玉宸觀者世傳高辛時展真人脩煉之地歷周秦魏
晉以還有姜杜楊許繼起至梁天監中陶真白居之
稱朱陽館立昭真臺道業爲之一張夫晉以前諸君
非史傳所載不可考已若真白脫屣濁世遊神八極
豈非蓋公之流亞乎使得其君任之則粟陳刑措之

化庶幾可致未可謂斯道之弗效也。歷唐而後，太宗以桐栢棲真，改曰華陽觀。玄宗以玄靜脩經，改曰紫陽觀。至宋太宗祥符，乃定玉宸之號。至今傳焉。所謂金陵地肺、華陽洞天，此其奧區也。不然，何群真過化，歷代褒崇，靈貺昭繼若此也乎？傳至國朝，禋祀靡替。嘉靖間，遭鬱攸之厄，殿宇煨燼，名碑古栢燬斷。幾盡。道士鳩材營構，再火再空。有揚州山人張者，夙稟清虛行業，精白爰棄妻子，脩道勾曲，乃竭版依之誠奮興復之志，廣募碑甍，洞建石宮。於是少傳魏國公徐鵬舉、太監陳公林傾困爲倡，衆心懽同，不數載而大工告成爲殿間殿。問壯麗敦固，冀垂

無億。又鑄銅象若干軀，肅瞻嚮，措其餘財，復構諸宇廊廡齋厨，煥爾一新。可謂希情無上圖功不朽者矣。夫道有興衰時也，業有成毀數也。謂道無衰寒暑易，因代謝謂業無毀天地曷，因開闢善振其衰而後玄風恒流，善營其毀而後靈區永奠。然則崇慕清真，飾舉廢墜，不能不有望乎其人也。山人之功，不其偉哉。於是衆信歸誠，咸願勒石紀成，以詔來裔。余嘗躬踐名巖，目覩勞績，遂秉筆特書，不事多讓。焉復爲銘曰：勾曲神臯，是曰洞天。展真鍊化，玄教開先。於穆茅君，發迹漢炎。帝降九錫，靈嚮弘延。琳宮玉府，群方具瞻。孽火肆烈，遭運適然。鞠哉幽士，秉志維虔。謂木易

煨易之甃磚崇垣屹屹穹宇言言金像儼設神兵拱
旋大壯斯固回祿永蠲玄風惠暢 天子萬年澤及
九有富壽無愆

墓表

長洲楊處士順甫與其配呂孺人墓表

璘去蘇三世始還嘗問鄉國氏族於中丞毛公圖所
宜近毛公既歷叙縉紳大夫諸名貴次及隱淪之儔
曰有楊處士順甫少窮經爲士不振懼失養遂棄去
服田事又買湖湘間大拓貲產慷慨高氣岸不與俗
諧疾惡如讎見不義輒面斥不相貸性好賦詩結漕
湖詩社感時遇事喜怒哀悲適言意所不盡一發之詠

歎積千數巨帙曰吟秋藁曰湖湘紀行頗傳於人璘
曰異哉處士古人言窮然後能工詩何處士富廼能
乎毛公曰處士有婦呂孺人善治內若能吏之治官
耕織務時家無遊童逸妾謹賓祭牲酒茹醢必精必
備教子若女咸有法宜大約歸諸勤儉門內井井故
處士應征徃接賓客之外無所顧慮得一盡力於詩
璘曰婦德之益如此哉又二十餘年與其子中和等
姻婭往來密益口悉其家政處士及孺人先後卒已
中和等乃持其姊夫汀州太守劉君綱狀來請表其
墓其何容辭按狀楊氏長洲舊族處士生景泰辛未
某年某月考諱舜良母某氏正德辛巳三月十三日

卒年七十有一葬宅西錦藤巷新阡太僕少卿都氏
穆志其墓呂氏亦長洲人居黃埭孺人生景泰壬申
六月十一日考諱岐母陸氏年若干歸爲處士妻嘉
靖甲午八月九日卒年八十有三合于處士之窆翰
林待詔文氏徵明爲志其所序德善大畧如毛公言
又載處士有寡姊無告迎歸養之厚割膏腴田若干
畝入郡學供釋菜孺人善待側庶視其所生如已生
處士每以侃直見讐惡少孺人輒暗爲遣謝俾無深
啣此數事世俗所難非二老能見大義不及是也有
三丈夫子長卽中和次元儀次元仁孫男女合二十
六人曾孫六人蘭馨玉采薰映閭閻嗚呼盛哉惟吾
蘇以多賢跨天下德藝彬彬如鄧林之難爲木蓋其
大者衆也以處士之所操執名僅馳於鄉井身不顯
於位著豈非地勢使然哉觀其別白清濁見義勇爲
刑家裕後之道舉足爲浮虢矧範使居他邦豈特未
見已乎凡今過墓下者要亦欽其風誼思所嚮羨毋
但校諸隱顯出處間也

行狀

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左侍郎儲公行狀

公諱嶠字靜夫別號柴墟本毘陵茂族元末始徙海
陵曾大父諱某字仲文個儻負義嘗隆冬載布數乘
入遼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又嘗行道

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德所自
復敦厚矣大父諱玉字景榮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
部右侍郎父諱信字宗實累封至通議大夫戶部右
侍郎母王氏繼母董氏俱贈至淑人公生而穎異六
歲讀書過目成誦九歲善屬文選克州學弟子員十六
食廩應鄉試名聞京師成化乙亥年二十三王淑人
疾祠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尚未室宗戚
強公娶公頃足號天足指俱碎乃已淑人遺命勿葬
先兆內家貧無資公極力別營墓域每旦伏哭塚上
夜則苦誦讀以圖顯揚癸卯舉應天鄉試第一歸至儀
真即號泣赴家痛母氏弗及見也甲辰會試禮部第

一廷試賜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太宰濟南尹公欲選
爲屬公懇求便養遂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
中弘治甲寅太宰鉅鹿耿公奏改吏部考功郎中公
留意人才考注減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
儲君陽秋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有悍吏肆暴不
法或憚黜之生亂公毅然贊罷之地部當朝覲考察
雖執政親戚不職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丁巳擢
太僕少卿次年遭董淑人喪辛酉起復仍補舊職行
部禁吏迎送除民苛費及馬政積弊乙丑陞本寺卿
首舉馬政便民者四事疏于 朝語在奏議中悉見
施行譽望日重性狷介寡合執政不相悅奏擢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釐革倉庾宿弊裁省
供費及條陳應議四事多所惠益正德戊辰擢戶部
右侍郎已巳遷左侍郎督京儲其蒞政一如南都沉
靜端毅中貴同事者咸見嚴憚時逆瑾用事大臣多
爲屈損稱公爲先生而不敢慢庚午春以疾乞休
詔賜乘傳還仍勅有司候病痊奏聞起用同事太監
蔡用素重公庶餽白金五十兩爲贖辭不受冬十月
仍起爲左侍郎辭不就壬申春復起爲南京戶部左
侍郎時四方多故京儲虛耗公籌畫深遠務善後圖
癸酉正月改吏部左侍郎時方望其大用遽以疾終
公體貌清羸若不勝衣端默簡重凝然具臺閣之器

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澹沉蔚兼晉唐之風士
枵寶之爲訓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之士無老少遠
近咸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辟遠非類不
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初璘舉進士今司
徒無錫邵公嘗相語曰子持身當以柴墟爲方終不
爲非人累其見推重如此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
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人莫敢言其私居常
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烈故事爲訓絕無燕昵
語事親至孝侍郎公年八十在堂少有違遠凡飲食
衣服之養顧慮周至兩蒙 恩賜綺幣悉製衣以爲
悅自主事至侍郎四奉 勅誥推封每臨毋淑人忌

辰必齋戒祭祀以致思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藏
至數大裹竟以殉歛其謹身慎行此可類推已晚爲
朝廷倚重故誥辭稱其雅操不群長才傑出學有本
原志存貞固簡在固已切矣易簣時召璘與車駕主
事王常屬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
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無一語及其家事非素養堅
定烏能至是哉公初娶周氏十有七年而卒誌稱相
夫多賢累贈至淑人繼娶朱淑人寶應封御史朱公
之女通古經傳惠妾勝育遺女咸稱於人女三長適
陝西按察使仲公子承佑早卒仲適秦州守禦所千
戶周沐皆周出季未適側室嚴出無子以從弟崐子

灝嗣云生於天順丁丑九月二十一日亥時卒於正
德癸酉七月十一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七所著有柴
墟文集若干卷奏議一卷駟野集一卷其傳世式後
無疑也璘淺陋辱公不鄙誠不足以知公其所知者
文又不足以發且將適湘南程期迫急焉能圖不朽
之事第心已許之又慮失此無以報公故掇拾爲狀
十不具一所恃廟堂鉅公爲其心交闡幽發微垂之
金石庶大賢之蹟來世有貽云爾

僉事潘君宗節行狀

曾祖恪不仕曾祖母楊氏祖岳雲南道監察御史祖
母徐氏封太孺人父積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母王

氏繼母許氏封夫人潘氏居廬之六安州六安當淮
淝之衝世亂多兵火故上世譜牒無考五世祖諱震
元末千戶總管總管生萬一萬一生仁三仁三生恪
恪生岳有子五人其三日積舉進士仕天順成化間
累官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亦有五子其二爲僉憲
君名鏗字宗節能言即解記誦七歲賦詩輒出奇語
驚大行十歲能讀史畧論古成敗十六侍布政公入
京公疾不脫冠帶而養周防僕御內外無失才行已
緒見十九娶單孀人甫四十日憂布政公赴蜀道險
力請侍行居三歲始還實成化丙午遂舉應天府鄉
試逮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滿城令愷悌子育不設

厲禁凡徵輸善量緩急常獲寬省邑有巨猾張某者
好敗官政或諷君殺之乃笑曰獨非民邪吾知自檢
而已丁布政公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車父老與諸生
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廉吏相隨數百里乃捨去樹
碑頌其遺愛居喪哀毀骨立殮葬有禮服闋除滑縣
知縣滑爲畿輔大邑賦重民玩前令率坐廢君下車
首聽滯獄風行雷斷五日而囹圄爲空乃理逋賦墜
蔽者曰民猶水也塞則潰疏則流於是解焚剔蠹犁
然有條人人以爲惠爭先輸納閱三月而租入大集
郡守韓公嘆曰民豈不可化哉何滑民昔狡而今良
也縣籍口賦里胥故多爲奸君誓諸社曰所不惠於

民者神有顯。殛籍成踰月，忽有抱策趨庭下者，曰：「某等負公作奸者，盡疫死。某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爲式人。謂君誠信，通於人神。初至滑，前令擅移官帑銀數千兩，籍亂不可稽。君曰：『殆哉！殞身非予，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克其數。竟不令前令知也。被徵去，府人出羨金二百爲贐。君曰：『欺人不誠，贖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令？』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君曰：『無庸。第無忘今日可也。』甲子拜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論時務大計四曰：『審大勢，權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太監高鳳蔭從子，君曰：『此王振曹欽之漸，不可長也。』請加黜罰，奉命勞軍遼東。廉公有威，邊將斂手歸上。

備邊五策曰：『酌戍守之宜，憫戍卒之苦，處將來之用。』豫未然之戒，革科歛之弊。皆中肯綮。一日北風寒甚，思許夫人年老，闕溫清，上疏請養，得改南京湖廣道。無何內降，削籍。明年秋七月，詔罷黨惡君與焉。蓋正德丁卯也。家居以御史罪前後輸米三百石，鬻產供命。唯恐後，庚午詔復冠帶文安。賊寇六安，郡人視君爲去留。君謂子弟曰：『我世臣也，當爲國捍患。若等宜避地以存宗祀。』遂與守臣設策拒守，城被圍者三日，竟得不陷。癸酉起授廣東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不以爲寬。有縣丞楊某者，以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君嘆曰：『焉有奪人官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

公何以致此有知縣黃某者懷百金見謁君曰與尹處及期而不見信是吾不德也若暴尹罪以章已庶吾亦不爲黃慙謝去廣山徭標掠爲近鄙患君奮計率兵夜擣其穴諸公首鼠兩端君曰我任之母憂公等也功成不失一矢衆咸嘆服有常氏兄弟爭財久不決君開諭義利自相引伏乙亥君年踰五十乃嘆曰顛毛種種矣猶俯仰逐人後志其終不可行邪遂上疏請老銓司下檄慰止御史丁君濬曰請小屈以易腰帶君笑曰歸敝廬後當卉服與野人俱帶且棄去何有於金復上疏不待報而行蓋入廣往返僅一年耳歸五年遂不可作矣豈非天命乎君孝友之誠

出自天性事繼母許夫人曲盡顏色寒燠饑飽躬自慰問珍菓名醞獻而後嘗謹於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曰謂有僭於禮乎非此則祧與殤不血食矣吾其忍諸祭畢會宴昆弟子姓務盡懽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居不御酒肉善事孀姊俾安其節處諸昆弟及兄弟之子內不吝情外不吝力推至宗鄙及母族妻族雖親疎有差無不各當其分性寬大明坦能恕人所不及忘人所不道與人交不設城府久益誠信其爲學有源委不事枝葉嘗曰古人之學惟求此心令人外心以爲學故汗漫無歸凡與學士談聖賢之道如啖飴蜜甘而有餘味也文尚

氣骨下筆輒千百言竒正變化具有繩度作詩冲淡
爾雅酷愛陳拾遺及常柳古詩故擬古之作恒得其
髓初號石湖後田于團山之間更號團山野人所著
有團山集十卷藏于家示兒編未成書而卒生成化
乙酉冬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正德庚辰八月二十八
日春秋五十有六卜塋于望江之原去先兆一里許
配單氏封孺人先君十四年卒繼室黃氏男女子六
單出者四男曰子嘉女孟適指揮使劉定仲適庠生
江稷早卒季適指揮僉事喬志道黃出者二男曰子
壽女在室女孫一聘指揮同知 之嗣子笏君葬
既父于嘉學于甘泉先生之門懼先德無徵於將來

乞銘納諸壙來請爲狀璘念團山之交非特同陞已
爾實相知心焉蓋同爲畿輔縣令時得之至深也唯
吾榜當 孝廟景運號多賢哲方釋褐通籍時如某
若某君數十輩人已擬爲公輔之器團山其一也逮
逆瑾擅政摧折正直諸君流竄輸作遂多喪亡其不
遇焉者亦自凋謝滅沒而其存者今可數矣何其落
落邪雖禍自逆孽興然天道舛錯亦往往相符誠可
怪也若吾團山乃復奪於厭亂之後安所歸咎哉璘
詞筆淺薄不足以狀高明而發精微其所深知者畧
見言表唯先生神會其致勒之不朽以慰幽明是非
璘所及也謹狀

傳

長沙通判陳公傳

公名綱字堅遠南京人也其先本建安人宋昭化節度公申之實丞相秀國公升之之弟有子澤以言青苗貶明州遂籍爲鄞人國初有名珪者始以醫徵籍太醫院家南京子某實公父也醫有奇効京師語曰陳君劑何待二生公穎異太醫公曰兒學醫當復入神公不愛學醫獨愛讀儒書寓書族伯都憲公濂勸太醫公乃遣之從儒師金克明授詩經遂舉成化乙酉鄉試舉進士不第授黔陽知縣公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初至縣稽民丁稅多寡均定徭役招復流離闢

硠田數千畝給無業之民置養濟院衣食無告積義倉粟俾民不怵荒歲省刑抑訟杜吏爲奸居一年庭無煩冤野無凍餒公曰民可教矣乃置社學脩孔子廟興孝弟禮義之教楚俗居喪擊鼓夷歌乃諭歌古哀詞民知嚮風老者語子弟曰微陳公汝其終于夷乎公曰民可役矣沅湘二江合流縣城下數決壞民居公作小舟數十舳募民采石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公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醢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掘地得古義士張捍碑及宋令饒敏學寶

山書院碑乃建書院於赤寶山下祀二公於後寢將
圖新縣治忽大水漂木數百至乃底績又建面山草
堂休沐讀書其中以考得失凡興作民如子來知以
佚道使也公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
曰願以餘年報公病愈過市婦女子望之皆曰公貌
得無少損邪鄰縣徭夷與民爭田不決監司檄公往
公謂切至咸踴躍服輿公出山嘗過他縣道旁小
兒謂雀為嬉問知公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等戕物
命謂縱雀去官滿當代民上狀乞留監司不許公行
駕小舟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菓公品取少許還
之殺羊豕設祖道禮成頒惠無不攀泣歸為立生祠

監去思碑曰以無忘仁人於世世拜長沙通判察吏
民所苦苛禮冗費悉刊除之決疑獄出冤民民祠于
家監修吉王府程工節用倍省其費王嘉公忠廉屢
賜金帛皆謝不受議復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
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書院故址
是以來公喜掘砌得故甃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益
大喜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祀晦庵南軒二公於
中弘治丙辰奔繼母喪歸得疾卒長沙人聞之無不
泣下乃請諸監司從祀於岳麓書院公居長沙黔人
歲遣子弟一人來問安卒之數月鄉人過黔者云公
卒黔人痛哭罷市後邑令以春秋祠山川後一日祀

公於祠歲爲常至今長沙與黔人來南京者多就其家乞公像拜哭之公弟鏡官亦終武昌通判以廉謹聞子四長沂文學行誼並有聞論曰人嘗言叔世民誕不可率以德一切刻深爲治何其薄哉通判公循循守道遲久化行而漸於匹夫匹婦之心要不可以智襲廟食百世有以也士大夫學道致身與卓茂侯魯中牟並傳盛矣何必高位哉

南原王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章字欽佩上世自睢徙江浦再徙金陵子孫遂爲南京人父徽彊直有大節成化間爲給事中劾大權貴忤旨謫普安州判謝歸弘治初三原

王公爲吏部起爲陝西叅議以直道處巡按御史不合遂乞致仕先生旣負異稟復閑家訓德器遂蚤成不爲不義不交非人自諸生時屹然有公輔望莆田林公俊海陵儲公罐並引爲忘年交又與陳沂顧璘友善切劘爲古文辭獨愛唐風意興蕭遠士林往往稱服警語舉進士選克庶吉士以才第當授翰苑顧叅議公年高請南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考課功行及舉五年考察之典力持公論不少假借百司並見嚴憚從弟由國學生試政欲言文選求閒曹乃正色曰安有身爲銓司爲兄弟擇利便者乎南曹權輕且然使居此當何如也竟不以言後居憂服滿改

息園存卷之六
除南京兵部車駕主事所攝有快船者主薦方物領
以中貴故擢卒之長率被誅索破蕩無所排救先生
厚其資給損其班列嚴其節制害遂減半陞儀制郎
中政與國學相關舊格以諸生衣冠流一切姑息其
一二事目頗傷禮教先生曰政尚法不尚情苟以情
選何所不至馭民以刑馭士以禮禮有弗協於士何
觀於是釐正條布雖喧闐終弗少動擢河南按察副
使督學政迪以禮法綏以恩義士咸歸心以吳太夫
人老不能迎養遂乞致仕值憂擢大僕少卿卒於家
先生性純孝其奉參議公禮恭氣和養豐惠備故公
在晚暮清不知乏老不知衰吳太夫人性多恐左右

就養未嘗有大聲遽動其喪之也適病在牀哭必慟
絕水漿不御數日遂毀損至槁以沒四方聞而哀之
子逢元亦有時名先生嘗曰生兒貴佳不必仕宦故
逢元精究文藝不應科目論曰吾登都城望鍾印諸
山鬱鬱葱葱隆偃關翁興雲霧以敷澤采何其龐厚
邪是宜生人之多賢也若王氏父子文行卓卓燦然
麟鳳見諸郊藪豈徒然哉而卒不獲大施海內殊爲
可怪及觀大江洶湧日夜洩尾閭不息又憮然憾矣
不然如近時李按察熙景中允賜噐中瑚璉而卒早
喪文學金子琮謝子承舉皆有文不第以死抑又何
說哉聞諸人言如使都城左右有大澤比吳洞庭楊

五湖庶幾鍾水豐物而氣不散越黨亦有輔相之宜乎或曰天地之英率難鍾而易散此又物理消息無容置意也

東園金先生傳

先生名賢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洵國初始徙江寧先生性資穎敏魁岸閎達有巨人度少學易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庠序於時晉江蔡氏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輩推行傳授盡其精微以之發科登進士第乃嘆曰聖人精蘊盡於易矣而妙用凡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

所未發著紀愚若干卷其自序畧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遺法尚存禮樂征伐尚或自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群臣主盟降自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季斯見囚又降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天下幾於無君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衆人皆可得而知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

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令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
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弒於臣而書國蔡昭
弒於臣而書殺晉昭徵令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
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
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徇于衆見此則程子所謂
微詞與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
之哉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廣
發於諸儒大備於文定盡矣紀愚何謂而作也曰今
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鼈生焉
而漁者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
各有所得採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克其

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由作焉夫先生之學識其大
者如此故其達於政事恒以王道爲心不殉俗矜張
以希近譽初爲仁和知縣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
以義蒞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與杭守楊孟
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爲兵科給事
中時閹瑾擅國流毒薦紳先生獨持大體不亢不隨
嘗勘淮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自殺之寃雖拂
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鑄逆謀議圻輔平
寇利害于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
奏黜君子謂之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
旣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啗求補外避之遂出

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繩長吏之桀驁
辯黠盜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度脩
予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爲建祠置祀
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
建議請䟽支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爲害臺臣是其
議而不果行郡藏有籛金三千兩不登于籍吏言之
先生先生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
官入覲言官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
府先生曰官非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
者七日即上䟽乞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
朋舊爲樂公卿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興起後
學爲念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於諸弟仍出歸
橐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太僕常歿嘗貸白金
百兩以上往哭之即曰嗟嗟欽佩毋念吾逋以恤而
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
大夫年七十一卒于家子男四大車大輿大輓大軌
大車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詩並稱于鄉論
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今仕者治經
用世徃徃焚糾耗亂而乏治理以文不以道也金先
生學易與春秋皆盡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故治民
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目正之效耶夫然後知六
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於世用不誣也

謝孝子傳

謝孝子名廣字志浩祁門人系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詮之後由大嶺三遷而居玉源由詮公十六傳至忠是爲廣父母汪氏父性消逸出賈梁宋聞神仙遐舉事志竊慕之遂遊名山求至人以圖不死不歸其鄉廣幼母教之學年十六授春秋於從祖方伯廷憲公讀穎考叔遺羹事廢書泣曰古人一羹不忘其親余有父失養不顧獨何心哉抑聞朱壽昌失母求之五十年竟獲廣不生空桑乃忘父母耶顧母氏無他兄弟侍養即納婦李入門七日決計出行纏擔簪誓周四方以冀必見次大梁得父於小窰旅邸號泣抱

持如得再生父摩其頭曰兒孱孱遠來良苦今與兒歸矣相依旬月戀戀顧慕如嬰兒信父已變前志顧乃給廣往汴北取浮貲云同歸會伯龍起偕兄祿自魯山來會因託二人代侍緣父惑彼道深得間即脫去滅跡矣比還躡躡幾絕莫知所適忽傳父在魯山卽匍匐往尋弗得有郭駝氏者儒生也哀之因館穀爲圖計諸儒生來喑盡憐愛之欲挽留就學取科第云爾父聞之必來廣以書復諸生其畧曰舜不得親雖攝天子之位猶怨慕而懷憂若余則失其親矣乃欲務虛名沮實念是誠何心邪仕以求忠安有不孝而可爲忠乎已矣吾求吾父矣辭旨懇款諸儒生不

能強感歎曰孝子孝子聽其辭去歷陳蔡鄭衛之墟
達于荆襄反于河上皇皇如追戚戚如喪舟涉陸跋
弗御酒食夜則稽顙北辰以控精懇凡諸寄宿之舍
輒勸人脩孝弟行感動甚衆人亦每每導送窮索幽
險渺不得彷彿母在家病作族黨寓書召之歸歸乃
持母泣曰天何乎置我於感感間邪人有襁抱稱孤
者毒矣我幸有父而不得見有列鼎調膳者福厚矣
我徒有母而不得供菽水雖謂非子可也仰天大號
聞者酸鼻旣侍母疾愈聞武當有道人影響類其父
即銜哀辭母以死爲誓嚴戒步拜以往腰貲販賤營
給口食至則非是又聞終南山中多學仙侶乃衝暑
雨躡冰雪歷風濤崖磴之險深入窮探艱苦萬狀足
痺且跛竟不得遇匍匐河汴又十餘年形羸髮禿悵
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歔天挽輿兼程歸
至家跪牀下泣曰兒罪當誅求父弗得復棄母養天
地不覆載矣於是躬奉湯藥衣不解帶唾涕必手承
之踰三月而母安又數月乃復遂巡進曰兒初意父
志神仙索居方外窮矣事久不可料嘗聞河埠館人
云有徽商每二三年駕巨舶一至貨盡即去述其容
貌行事儻而翁乎兒因置行篋在彼計今秋冬當來
欲往候之天其或者遂此也母許之乃輿痺往候踰
年又不至彷徨計無所出長號而歸母亦老且病矣

日維率妻子竭力供養結樓日北望冀父來歸又以
意繪像朝夕哀臨或夢挽父裾不能留則號哭達旦
至動鷄鳴凡飲食及其所嗜輒投筋不食殆母氏以
天年終乃具父衣冠招魂以寤焉哀慕之心至老不
替也年六十有九忽疾作且起命製衣衾仍口占曰
正氣還元造餘辜積厥躬一生行止定千載是非公
遂卒卒後二十年其子祚錄其孝德妻悉成帙謂余
爲之傳予讀之移晷乃盡訝焉踰年未敢提筆問其
鄉人曰信然乃作傳著其槩論曰父母所由生也是
謂之親生致其愛死致其哀豈待慮而能哉其或事
變外迂弊精殫力以濟所願固亦天性之自然非有
加乎其外也唯夫世教衰替耨鋤德色徃徃路人其
親而後孝子得著其譽吁亦痛矣如謝孝子之事間
關險奧憂愁疾苦亦云窮矣而持念專篤至於蓋棺
猶抱遺憾斯天性純良無慚於薄俗者乎其可謂篤
行士矣

周汝衡小傳

周汝衡蘇人也上世善陰陽星曆之學國初徵隸欽
天監遂徙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資絕人見世工
率習近世脉訣方書諸雜家說不究本原即見病莫
知從來一切揣摩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內經
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爲小兒醫輒

有奇效聲稱欬然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脉醫群工
視爲迂怪背笑之獨考功王欽佩與余等數人尊信
之時時賴其效汝衡好其論議獨相與往來講究甚
密益歷閩域由是吾黨並重汝衡後楊茂死南都病
家獨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諸
富貴家所饋金錢恒倍它工汝衡獨知斯道深求或
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人召及赴召
或見病疑輒不投藥大率如倉公所設意凡以重故
諸人弗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不言又善談名
理及神仙幽怪家說每過士大夫言即移日多失諸
富貴人召故所獲金錢反不逮它工士大夫久益愈

重汝衡余家人病無貴賤必迎汝衡汝衡無不至藥
亦皆應手効余嘗問之曰若子於醫可謂入室矣乎
汝衡曰噫嘻言過矣言過矣夫醫者聖人之學也非
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如銓者尚未
能瞥藩籬安敢望堂階乎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
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
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
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
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
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
所離會榮衛之所輔勝命脉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

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
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
教布法使人專氣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固根
抵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
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
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請借事實譬之是故不知藥
理盲投鈎試是將兵者使人以弓刺而引矛盾射也
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國所患而寬猛倒
施也尚焉得爲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迹於天下
也銓爲此懼是以聞召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探七握
勺兢兢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怒者乃以慢詆安

得尸說而家告乎已矣已矣盡吾之心慎吾之術苟
鋤吾口而已請勿以醫名我可也東橋子斂祖謝曰
仁哉汝衡知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活可勝量
哉昔者齊桓公欲相鮑叔牙叔牙曰如欲霸天下必
管夷吾可相秦始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翦曰非
六十萬不可此真知將相之道者也故卒有功於人
國汝衡之於醫殆類此夫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衡
爲作小傳

祭文

開封告山川社稷禱雨文

璘懈職鮮仁忝于命吏神鑒弗豫移罰我民東作告

興雨澤弗降甫甦之衆復懼捐瘠璘食其力實深憂
愧謹滌躬自薦願當明殛早濡甘澤以安庶人唯神
聰明璘言不縷

祭大司馬靜菴胡公文

唯公廉厲端執不爲融通明白坦洞不爲隱匿秉節
如嶽雖危不欹嗜義如食雖老不怠故其歷官也剽
繁劇其若割臨鄙夫而見化履外臺則逆夫寢謀立
中朝則佞士卷舌所謂蹇蹇匪躬國爾忘家者也璘
嘗語人曰矯哉胡公若久處中臺必能使志士大行
懦者有立久處邊圉必能使士馬精強中國安固古
所稱社稷臣非其人乎嗚呼恬心易退率爾拂衣再

召司馬遂巡弗就蒼生方憾其高卧梁木遂至於永
壞抑獨何哉四海興嗟曷其云已公之生也不以璘
爲不肖南都被召俯焉下問許其契合及其沒也璘
適造門甫聞疾作握手相顧遂成永訣璘何人斯而
叨此宿誼於公側乎公殯無期璘去伊邇生芻白酒
來瀉哀私公神洋洋冥漠如格

祭喬衡州文

喬濁于皖

屈原被讒懷沙楚湘太白沈憂汨沒佯狂猗我喬君
身尊道昌事既弗類天胡見殃嗚呼君爲子則孝爲
臣則良於民則柔於已則剛處濁弗玷玉則珪璋任
重弗撓材則棟梁何壽乃不稱其善事有大戾其常

天豈假君爲江湖之神化蛟龍之祥莫厥海嶽以安
四方不然則竒崛之氣文采之精震蕩勃鬱何所發
揚也君有賢子善服義方君有賢配善事高堂勿憂
垂白之失養而齟齬之皇皇也故人之義永垂隔矣
幽明雖殊宛同此傷衷寄于言淚寄于觴精爽伊邇
來格洋洋

祭王南原文

維年月日友人某敬具殽羞清酒頓首跪獻王母吳
太安人柩下乃獻于亡友太僕少卿南原王君與其
配張安人之前再拜哭曰嗚呼痛哉茫茫天壤積此
疚哀二世三德纍然並推有孤烝烝乳孫去懷孰使

慶門而罹百災嗚呼痛哉君稟茂質金純玉粹立德
行仁始于孝弟耿介所操位賤身貴擢之匪光抑之
匪墜厥考有烈克紹克類秉鉞敷化公望攸企卿階
甫升遽爾顛蹶嗚呼痛哉嗟余小子謬曰同心葭以
間玉材固匪任君弗鄙我契托彌深善必加礪過必
加箴庶幾夙夜以奉德音居既比屋樂亦共襟孰有
美酒不爾同斟君今已矣心蹟俱沈素車載發黃壤
斯臨遺恨千古悠悠自今觴豆言別知君我歆詞所
難旣尚鑒于陰

祭王履吉文

嗟嗟履吉粹德弘器孝友溫恭不習而利顏曰近仁

息園存書卷之六
黃曰化鄙學道夙成庶幾媲美嗟嗟履吉弱歲多文
金聲玉色四國流聞鄉豈乏才鉅細有倫徐祝旣喪
今逮于君有識興歎謂大運存嗟嗟履吉竟失祿仕
云何弗能屢黜於試譬之驂騑搏鼠非技顧此域中
事亦多悖浮沈小物曾是足齒嗟嗟履吉朋友之良
文蔡大行乃輸肺腸璘室則遠義猶一堂言誓白首
今也則亡嗟嗟履吉慈父仁兄奄爾永棄孰侍孰從
有孤濯濯孰撫于成莫仁匪天胡忌哲明化者長已
尚恤其生嗟嗟履吉非子誰慟死生之情於斯爲重
喪也莫奔歛也莫贈槨詞致哀空言誰控唯子神明
鑒此潛痛

祭羅敬甫文

嗚呼敬甫憶與君別君病在寢遭罹大痛泣涕沾枕
余撫君牀默焉中傷伶仃弱質豈勝百殃每逢黨里
首訊必君往覲在都忽以哀聞嗚呼敬甫英年懋學
如駿之駒騰踏雲漢何遠弗如人孰無終嗟君太早
豈無駸愚瞽然俱老薄俗寡義君敦孝友庭中雍雍
世德彌厚雅道弗振君博前聞下搜稗史上括皇墳
吾鄉晚後望君爲英君今已矣山川失靈緬念同心
唯四三人愧君於予獨託懿親不鄙孱子委以令女
固曰非偶骨肉實齒易簪之念屬予不忘聞言內隕
益切慚惶君母吾母君子吾子親故之懷乃在生死

祭祖母太孺人文

正德五年九月七日璘在開封聞大母太孺人陸訃至爲位哭踊五內如割越十日遣吏人還致牲醴之奠乃泣血頓首稽首而致辭曰吁嗟乎天邪吁嗟乎大母撫我孫子恩何篤邪方其幼也見嬉則喜聞疾則悲日欲其笑不欲其啼及其長也士也恐荒商也恐蕩日撫而祝俾勿予喪鞠我哺我疾病藥我飢勞有容覘我恤我凡我孫子或在或天凡三四十人吾大母憂煎而及老也恩何篤邪璘自筮仕恒懼遠遺唯我大母亦遠之悲一載在朝請告而還三載在邑遷秩而南五載在舍既樂且耽孰曰無酒菽水其甘

維夏告行載撫載憐云何在郡甫三月而以訃傳也天邪大母今永捐矣大恩恢恢報無緣矣何其痛邪吁嗟大母孝讓慈良根于秉彝閭里孩孺無不知也恭儉端肅爲家儀刑內外女婦無不師也今茲逝矣云誰不悲凡我子孫悲何如之林林孫子哭踴于堂璘獨何爲在天一方悠悠蒼天仰懇維默瞻望於南我淚維血遣使南行長跪陳辭大母慈我下鑒哀思

祭三叔母馮安人文

維嘉靖九載庚寅六月璘起家守潘甫三月耳家人匍匐來告叔母之喪心摧骨崩痛何可任唯我父叔之世早喪其季叔父以上皤焉俱存邇歲不造先慈

見背今春降割奄及仲父胡忍復聞叔母之訃邪既
哭虛位遂載牲帛遣吏歸奠乃申告曰唯吾叔有家
造于崩析唯吾叔有子賢聞四方相之教之母德寔
厚貞慈惠柔崇其德也明斷詳則崇其言也端飭雅
儉崇其容也組繡綴製崇其工也鄉國咸矜況我家
族倏爾永棄伊誰弗悲且我令弟有行如玉有文如
錦方顯輒沮旣困且災謂天道不謬吾不之信也哀
哀叔母姑享此忱謹告

祭五妹文

唯我兄弟爾生最晚親心則憐有家獨遠良人少孤
舊業日零爾善處命中壺唯寧克孝克順是曰女德
唯良弗慧時遺爾極扶襯西江翹望言旋天胡降割
遽以訃傳嗚呼痛哉生也戚戚獨遠父母沒也瑩瑩
復去鄉土人誰弗悲矧我同氣少者先凋痛裂五內
遣奠致哀享爾性醪竟爾有知慰此迢遙

祭亡妾文

昔甲子之歲五月廿二日子始納汝逮今丁卯之歲
汝亦以是月是日棄予而死孰主張是而爲是可訝
也數亦有心於其間哉生甫二十年爲婦甫三年來
日悠悠汝去不享身無遺孩死不見母生人之悲莫
毒於此嗚呼痛甚也已汝本燕女子本吳人相去數
千里孰使之合又孰使之離也其數短遽若此曷不

爲造物者不爲是離合而使子與汝無是長恨也幽
者以爲戲明者以爲苦殆造物者之咎邪自汝從予
面無嬉媿之過背無踰犯之請刺綉刺綴之業目覩
手應予內多汝淑而不以言恐汝之驕而弗汝假也
憐汝去父母兄弟寄身於予而弗汝厲使汝將予忠
也是皆思終身之規而過計若此今也若漂萍落葉
暫聚即散回念前事可勝悲邪汝病向愈予念已釋
在公忽忽爾告變維此大病寔有幾微予不能早
嘗而亟藥使汝竟死是予慢也痛何可言汝今合化
歸真氣必有靈宜邪枉邪謂之何哉入室莫覲出野
見柩壺漿豆饌來寫此哀

息園存藁卷之六

息園存藁卷之七

姑蘇顧璘

雜銘

約菴銘

正德庚辰之歲璘來京師太僕少卿周君見
於舍曰吾竊幸乎子來吾方有解於中未以
語人請質之子始吾論學耻弗博也故統覽
聖經汎涉群言多識廣思唯恐或漏作爲文
章旣被雲漢囊山岳且而慙慙焉羞其鄙瑣
今也多言而患支多誦而患馳苟有會焉兀
兀終日而已始吾論才曰震奮爲雄曠朗爲

特剝裁巨細弗見芬糝者斯天下之通才也
古之人廣謀若平宏辯若誼吾甘執鞭其門
今也覩沉默淵密之士外木而中理動簡而
節周有餘味矣服今吾取其素也味今吾取
其薄也居室今吾取其適體也交際今吾取
其不廢禮也推之百物靡不以約爲尚乃築
菴稱約志吾警焉豈釋故卽新有特於道階
手抑氣衰志頽將彳亍自居齷齪以苟終乎
物有自蔽道有自疑故目不視面燭不輝跋
明所弗逮也乃今願得承教於子於是璘乃
正容起賀曰善哉先生之學乎所謂黜華掇

實舍凡而執要者也按約之義爲省爲束爲
要均道本焉是故大饗之玄尊大路之素幃
省也服之用大帶射之用拾束也稽數以籌
張網以綱要也匪省則華華則濫質匪束則
散散則淫志匪要則泛泛則隳功故君子之
學省焉而後質固束焉而後志莊要焉而後
功篤三者旣脩聖人之道具矣然則先王之
務約也又何以加諸璘不佞無以復高明願
脩銘于菴以相厥志乃銘曰

道本一原物始大朴維皇建則貴順惡鑿澆風旣澶
繁縟紛錯士尚彌荒靡所止託君子孔憂邈懷渾噩

爰究道真統茲守約内存必專外動必確豈無多方
匪我攸學

率性堂銘

於維人心其靜曰性率厥善端動罔非正或誘于物
乃淫于私以匡以直教訓是資維我民斯亦罔咸覺
先民孔憂爰迪于學選秀肄業臨茲高明民之聽之
絃誦洋洋維子允仁維臣允義慎厥大閑百善從類
余罔有識言則聖謨有來斯覲毋謂爾誣

育德亭銘

泉決于汗乃釋其蒙胡斯人斯抱闇以終

達池銘

有源乃來乃盈乃流君子學道胡不是求

省齋銘

人心難持譬彼奔馬街繁或弛幾敗乃駕持之維何
反聽內觀善邪惡邪貴察其端孔曰慎獨湯曰檢身
維聖斯惕矧余士人參也則魯道續厥躬考德絜義
三省之功夢夢百爲省則有覺持志弗遷立德乃恪
靈府淵沕鬼神其森匪曰旣聖孰敢從心

全懿堂銘

婦德莫大乎節從一守貞節之體也妻不貞於夫猶
臣不忠於主是謂之悖其何語于懿乎安吉陳安人
郁氏年二十七喪其夫君備歷艱難執節以終斯無

忝于妻矣矧其爲女則孝爲婦則敬爲母則慈邵宗
伯撰其墓誌乃言與行皆中閨之令式王國有典旣
表其節以風天下大夫耆老曰令人多善泯不盡彰
鄉國之耻也又卽其堂顏曰全懿上昭備美下訓來
世其子禮部郎中良謨聞人也事母稱孝圖闡先德
乃謁姑蘇顧子請爲之銘銘曰唯人秉靈性備五常
婦德匪一承夫爲綱蚤醕旣同爰矢生死罹變則它
禽心是耻王澤斯微凱風興尤不有貞操內則曷脩
矯矯令人金玉其衷曰嬪君子夙履敬恭昊天弗慈
倚蘭中伐豈愛我生有孤子子弗膏弗沐辟纒夙夜
教爾伊何云慰泉下困心瘁躬嗜荼如飴豈無逸豫
懼隳天彝令人孔善爰始童孺以婦以母德罔弗舉
天子錫命旣旌其節具美弗昭群心則闕中堂言言
標曰全懿匪以榮觀風教是暨孝子克念寔求其思
孫支繩繩視此銘詩

贊

左丘明像贊

序曰仲尼作春秋討亂賊以匹夫之賤執天子之刑
何其峻哉非微文隱義不可以行世斯淵然奧深矣
乃有左氏罔羅史氏舊章而悉焉俾學者得所考見
故曰丘明素臣也至其命辭爾雅建百代之則抑非
偉丈夫然乎錫山二泉宗伯相公嘗命燕杜董氏繪

春秋故事丘明列焉璘爲之贊曰周京東遷皇統乃
闕不有素王三極奚列惇典討罪春秋斯赫旣明且
玄譬彼日月乃有作者潛精采擷比事析疑發九啓
格唯深唯幾罔不昭晰豁爾雲天作我羽翮文垂世
模有求稱傑

中丞周約菴野服像贊

寵辱旣捐故能泯于物我內宇旣泰故能樂
乎山林非夫達人宏觀君子樂天其孰能與
於此敬觀中丞約菴先生神氣克王風儀蕭
散其所處於出處之間定矣乃爲之贊曰

道勝乃肥神充故泰高視物表獨見其大手補衮闕
身爲國楨爲而不恃孰知其成張弛維時一龍一蛇
苗畚樹藝施於有家溫國洛涘安石東山群望孔棘
我心寔閒

少司空何公子元像贊

堂堂司空王國之望維學淵微維志忠亮弱冠登朝
逮茲華艾蹇蹇匪躬靡勞弗瘁執鉞滇雋稅政畢刊
復爾郡邑反側以安歸貳銓府銜鑑斯朗拔幽揚陋
四海均仰宗禮廷辯如鍾如砥豈不爾隨萬世攸視
維象嚴恭瞻罔弗竦矧聆讜言胡不震恐貞臣在中
社稷允賴我儀祝之億萬斯載

又贊

中興之運南衡之靈生本神契德以道凝學標士則
議正國經侃侃良輔王室以寧

少司馬雪洲黃公贊

少司馬儀真黃公好古敦道百行咸輯至於表物範
俗廉節尤厲當其摠轄湖藩衣大布之衣飯脫粟之
食及進尹留京晨興徒嗽浹旬再肉士林苦其過峻
公甘而行之兩陟臺省終始如一嗚呼士德遙於侈
溢久矣公澡雪汗泥之中以白自見要欲有所風示
烏可與封已厚享苟適其生者校其勞逸也哉清範
如存九原弗作乃歆盛美贊而揚之贊曰肅肅司馬
秉德維清茹苦服介守白居貞儉以厲廉爰自筮仕
豆羹或盈赧頗興耻厚祿曰富吾寢吾素崇階曰尊
吾義是敦百用斯經群吏斯飾我躬罔裕四方其式
維昔阿衡一介弗取魯相子休園葵是去先民有則
豈不爾希巍巍令譽千古同歸

大方伯平軒李公像贊

浙江左布政使平軒李公仕於 憲孝武三
宗之廟與其弟贈工部尚書舫齋公聯第甲
科蜚聲郎署朝端謂之二鳳公溫文廣朗領
袖縉紳後以直道廻翔方岳感事懸車正首
林壑璘早奉周旋受教多矣既亡二十年嗣
子原性乃以畫像示觀屬題頌語蓋併夫人

韋氏共爲一軸因叙淑德焉

方伯蔚興於明治朝金鏘玉朗冠彼郎曹二鳳接翼揚輝煙霄乃遷方岳旬宣允勞公輔伊邇雅志難招一辭而退滅影林臯婉婉淑德內範齊標孝子繪像百祀其昭

教諭舒君朝舉像贊

坦坦心宇飲醇者慕諤諤言鋒逆耳者怒慕以徵道怒以徵操四海寥寥庶有同好

楊遠林像贊

莫撓者性莫兢者心儀刑孫子嘉遜山林玩世則奕陶情乃吟景福攸集洋洋德音

義夫馬仲叟贊

馬仲叟者姑蘇鐵瓶里人也質木沉毅有篤行君子之風於其伉儷貧不食盟喪不繼室從一而終若女子於丈夫然者斯亦人情所難矣或以禮規其過厚幾以其所易以便乎從薄者哉余從而贊之曰桓桓馬叟執義維烈天降有貞俗染罔淫女也從人之死靡他士也二三揆衷則那睠彼鴻鴈不二其述胡斯人斯乃弗爾侔有男翹翹有孫濟濟無乏我後奚亂我配先民有作曰魯氏賢維叟懋德亶乎與肩

蓮華石贊

柳山徑旁數石有文如花大類組繡所爲侍者曰此

石蓮花不常有之有宜爲祥因以名石併爲之贊曰
湘祗秉靈擢秀于石鏤霞抉雲詭變呈質精腴中彌
暈結膚華服名垂休永禎邦家

說

政說

凡位皆爲下也政也者效于其位者之事也弗戾乎
下斯可以爲善矣是故雨露下濟而萬物生霜雪下
肅而萬物成天之政也匪時而動則憾之豈樂利惡
害者固凡物之大情也邪政之所出詭道拂情民用
不堪謂之虐政虐政之所號者災必逮夫身古之人
求免夫虐政之號災身之由者無他焉積衆人之思

以殉夫細民之情而已矣周禮內史外史御史之官
掌四方之志以達于王小行人采詩四方以觀民風
官師瞽御各執藝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于時周
公位冢宰勤吐握之節以延天下之士幽隱纖悉咸
通于朝上無弊政下無窮民率是道也未世人賢其
才弗顧其下而用言之道廢用言之道廢而天下無
刑措之治矣振廢悔強自持曰剛其弊也暴優柔撫
懷自持曰仁其弊也廢動事樂舉自持曰能其弊也
亂䟽幽抉隱自持曰明其弊也察沉潛玄默自持曰
靜其弊也隳五者自賢而不用人者之過也欲善其
位不亦難乎是故先王之政遠矣爲政者誠使細民

息園存書卷之七
之情通于守令守令之謀信于岳牧侯伯岳牧侯伯之職辨于冢宰冢宰之慮盡于天子其庶乎言無弗庸而政之戾乎下者鮮矣然則其戾乎下者吾無惡夫人之自賢也已

讀書圖說

遼陽王生持杜重氏所繪孔子讀書圖請於予曰古者聖人立言以成書書自聖人有也然則孔子之所讀何書邪予對曰六經是已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伯魚過庭教之學詩學禮晚年讀易至韋編三絕斯舊聞所記昭昭矣蓋易書詩禮樂之文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傳也是天地之藏也民物之則也孔子雖至聖安得不師之邪中古無百家雜說之言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故業專而道明天下之治定獨慨夫今之學者與古異矣始卣角爲童儒未燭大義負其高明馳意於荒忽詭誕之技取莊騷揚雄氏之言而影響刻畫艱文奇字讀者不能句朋徒相譽號之曰才舉六經之文以教之則曰是學究所習非所以爲文然徃徃上第進身爲時所華後生相師不悟其非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日晦故予嘗爲之說曰六經重則聖人之道尊而天下昌六經輕則聖人之道喪而天下亂惡師之不正也王生將求仕者也則習一

家之言舉足以眩俗而干名如欲學聖人之道爲孔子徒則不可不自六經始生之尊君長史公予同年有道之士也其過庭之教必正矣王生勉乎哉

靖江奉國將軍思聰字說

奉國將軍怡桂君乃輔國將軍止菴公仲子 靖江莊簡王之孫 高皇帝四世孫也賜諱曰規晤宗英之間字之曰思聰嘗介國賓楊仲佩以來屬璘說其義璘唯晤聽也耳之職也聽耳之德也聰不聰則失德失德則失職失職則謂之聾烏以耳爲哉夫聽抑何以爲聰也書曰聽德爲聰傳曰耳不職德義之言爲聾凡人靡不然而王公大人爲甚蓋王公大人位

尊養備隱居深宮之中金石筦絃之聲僕御嬪妾之言日接于耳易惑也苟非悅詩書親方正以自審於德義之經則雅鄭是非雜進交奪鮮有不亂於聰者亂則聾弗亂則聰其相去亦遠矣君其可以不思乎哉抑聞怡桂君家居孝友謹於嗜好而獨樂花卉泉石之事尤愛植桂故引以爲號城東有雉山作萬卉庄其中游衍嘯傲冀遠塵俗山有數崑而莫勝於虛谷故又號曰虛谷子由是觀之則君之審於德義久矣其進於聰也夫何遠之有故說之以爲成德之端

雲心子說

滁陽于大夫昔隱于瑯琊之山學伊呂卷舒之道見

巖岫出雲朝游廣宇夕宿幽奧合而雨離而霽燥濕
幽顯之宜於是焉出殆有心乎爲之然倏忽無常有
無化遷超虛軼靈以合諸大空卒莫知所以爲心也
乃嘆曰符我乎雲心請師之以代吾名且名于世客
有聞而嘲者曰夫物有生而後有質有質而後有精
有精而後有心有心而後百靈聚萬變生矣惟人爲
最是以下至於跛行喙息肖翹蠕動之微苟有牝牡
之合利害之慮舉可以言心至於雲則陰陽之蒸天
地之氣也風噓則行澤竭則止湊則異變瀉則寢泯
倘恍滅沒幾不可物而曰心哉心哉誣甚矣乎大夫
劃然笑曰吾嘗聞視短者不可與望莽蒼之色聽重

者不可與議窈眇之音今客無乃似之乎心藏于身
而弗達其情吾聞不至是也願爲客談夫思發於心
而思有爲思者私慮審於心而慮有爲慮者亂易曰
天下何思何慮貴無心也矧出處之大致乎客徒知
鳥獸之不可以無心而不知獸陷于穽鳥囚于囹魚
槁於餌者皆心爲之賊也戚戚者憂憧憧者困甘且
藪之榮者貽鑽穴之羞奮旂常之約者蹈亦族之悔
此世所謂機心者云爾何足知雲心之義乎乃從而
歌曰神哉斯雲任無成心舉之無上潛乎至深彌天
廣博膚寸甘霖和兮表慶怒兮示稜符同玄造應合
君臨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斯君動

靜之箴歎客聞而慙汗發浹背大夫乃用其道以游于世幾三十年而未嘗少躓信哉無心之用大矣

介立說

汝陽林子意古行潔特立遠視西望太行之支有山曰介立此吾志也蓋往居焉門弟子遂稱之曰介立先生或謂曰林子欲立乎請毋以介爲也介者辨也察於幾微校於事厘之謂也介則審義審義則違衆違衆則顛仆之不暇何立之能希故太上不德伯陽上容務同其塵也獨不見堂階乎庶隅則先刈矣原憲餓於魯屈平逐於荆其何能潔且忠乎東橋子曰君子計其是非細人計其利害同擊而異響者殊器

也司憲而異趨者殊道也林子之所謂立者豈通塞之間已乎夫立也者基於道定於志固於操敦於仁不隕穫於富貴不餒屈於貧賤不摧沮於死生夫然後謂之立矣其始本於介也不介則不審不審則趨於惡惡之所趨無所不至焉昔者孔子攝相於魯尊位也膳肉不至微罪也孟子食萬鍾於齊厚祿也言之未行庸態也若可猶猶然次且俟之二子稅冕弛服決然去之而不可挽豈審始於介固知終之必敝乎是以矩立於中正而不隳道抗於百世而不貶後世雖有穆生者烏得而議諸矧夫詩書所稱古之達者若伊尹之致三聘傳說之來夢采脩於耕築者可

知已豈阿世苟容強作之合而能致然乎君子內道而外物謀已而不謀人林子之立必非通塞之謂也它日林子聞之曰東橋子之言吾志也願書而懷之

靜樂說

或問天地善代萬物輻輳其趨動也人生而動五官百支與接俱闕弗能一息靜也樂安從生乃若司徒黃子自稱靜樂也何居東橋子曰噫非此之謂也人之生也有形有心形不能不動心固宜靜也子忘形動將無木石吾人也乎凡人之形動之地十有九靜之地十有一東方作矣萬物同興五官綦於聲色臭味也致欲四支綦於運動也尚用跡交情觸則機應

而大馳不言而喻不勞而成所不動焉者唯須臾籟耳然寃夢所乘天飛而淵涉百勞爲之潛萃其巢靜矣乎此皆天機之所必生人事之所必有不可除也按是求靜所謂訪禮於市索芳於鮑魚之肆也不亦遠乎抑有心焉天精所歸宰百體御萬物大小無量出入無時顯微無象烏乎動烏乎靜神乎神乎捻兩端而握其機不可以物名也吾苟欲其靜焉則定以止之虛以澄之大以居之明以通之使其冲夷澹漠與天游息五官四支各順其令好惡不疑於物憂喜不棲於情形靜固靜形動亦靜靜爲內主動無間入至樂於我乎備斯德全矣若夫形骸之末偶靜偶樂

猶金貝暫寓於室而遽去也曷足以言有乎吾又聞黃子有江墅嘗往居焉則不聞朝市聲人故號之曰靜不知此乃吾所謂動之地也如吾之說則黃子之靜雖朝市恒在焉翌日黃子聞之謝曰善哉先生之說吾靜也其誰撓之哉願書以喻吾意

雜說五章

天下之道多術矣不究其說不可遽非之也不習其事不可遽易之也是故君子窮理而尚行則邪說亂行無自而入焉

天下之無公好惡久矣非偏則私兩善異趨而惡其異兩善同蔽而樂其同是偏也君子之過也見人之善名相形而惡生焉知人之不善情相比而愛生焉是媚疾黨匿之私也小人之大惡也君子成過小成惡欲天下國家之安且治得乎

夫仁義必有令聞之施君子弗幾也小人則汲汲矣譬之朝植者夕過而望蔭顧其樹猶萎然則棄之矣或問富民曰節用問教民曰脩身曰已乎曰未也已節而後禁無不止也已脩而後令無不行也其法則周禮盡之矣善哉孟軻氏之告滕文公也其王道之綱乎

顧子居湘南見山川之美仰而嘆曰大哉天地乎人鳥得而盡之足跡有未逮耳目有未及遽以量天下

者皆淺夫也始吾之未至顧安知湘南之山川若是其美乎雖聞不信也然則吾之所未至者其美夥矣今夫天下之才以吾之鄉黨師友親戚見聞之間吾固知之矣然天下褒衣而趨吾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者不知幾千萬人安知人人不有邁乎吾所交者蘊其中邪而今而後過三家之市而不知軾焉者譬之惡人其猶桀紂之愚也

解

天解

世儒多言天道吾惑焉昔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罕言天道世儒乃多言何哉或曰世衰教微愚不究理道一切僥倖於利害禍福之際儒者患之故言天道以斷其疑止其欲使不至於猖狂無極也亦孰知愚者難悟併爲善之意亦復衰止乎故王莽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此說天者之害也愚謂天道之本質力功效因量召應者也言自然者亦近之主宰之謂帝賦與之謂命其實一也率其當然無所因就是之謂道適然而然莫之致而至是之謂數數也有道焉君子不謂數也馬必以乘牛必以耕刀必以割繩必以束舟必以浮車必以載克任則勝不克則敗此天道也其或有顛蹶折絕覆溺之禍者皆數之適然非吾所能慮吾慮其

克與不克焉爾顏淵之天盜跖之不誅失其常者也
若天地之怪變然故儒者數稱焉弗可以自沮也書
曰惠迪吉從逆凶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所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所殃此天道之本也文王係比之彖
曰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自審有德乃免咎也周公
係履上九爻辭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言自考无
虧乃得元吉也此君子承天之意也談道行義而欲
外大禹文王周公孔子之教者吾不知之矣

月塢癡人解

永昌張伯子學道於太保之塢好月而忘世余聞之
久矣與之解后於京師乃解之曰奚爲好月而忘世

者乎請以月喻夫日月陰陽之精也行天而遁明月
軌緩日不及日者十三度有奇數視日離合而光虧
盈焉一離一合時乃望朔一虧一盈化乃晦明夫孰
使然哉蓋日陽主動厥數有餘月陰主靜厥數不足
有餘不足之數錯糅乎其間夫然後寒暑晝夜之變
生而歲功成焉誠使月並日軌與天齊度則莫晦莫
明莫望莫朔而陰陽之數膠矣數膠則動靜息動靜
息則天地幾燬乎今子之忘世靜也獨靜而廢動膠
也故聖智不膠夫君子之於道也虛則聚之實則宣
之通則沛之塞則括之聚以崇德宣以效材沛以廣
澤括以寶貞顯晦不執適從其時而已是以龍蛇其

生而曲士莫究其變謂之曰神故曰陰陽易施天地之宜動靜殊慮聖智之趣也今子誦說詩書腐齒脫頤以貯之肺腸之奧亦既有年矣君弗得以爲丹青民弗得以爲雨露是爲簡冊輿隸而徒以發憤於麋鹿也聖人之效果若是乎哉譬之好月即晦索魄而不覩即望之昭昭可謂盡月道乎伯子蹶然起曰昔者知月有明晦今而後知動靜猶是矣嘗有至人名余痴其殆謂此乎非子言吾幾於膠也

辯

道術辯

司封郎中顧子武祥出叅東藩問於東橋子曰聞之

通人曰吏道貴術圭也顯得無患於是乎東橋子曰夫道貫萬物正庶事者也吾子以守道聞久矣乃以術患何哉夫以道事君忠也術則競巧宦以道接人禮也術則飾諂容以道御史信也術則紛窳言以道臨民仁也術則隱殺機道也者聖人之塗也術也者世俗之岐也吾子志聖學者而奚世俗之惑惑世俗者俗而已吾聞君子不汨于俗乃通于聖吾子以斯言爲然乎

雜辯三首

或問曰鬼神陰陽之氣也烏乎靈顧子曰氣之所聚精必歸焉精也考宰萬物而善應者也故山川土木

風霆雨雹之應通乎人道矣又問曰雖精亦氣也惡乎能靈曰人之生固二氣之聚也血肉凝而爲心淵然中處精者居焉故具衆理而應萬事其神廣矣及其死也則精者散焉復爲槁木也已謂鬼神爲氣而弗靈亦將謂人心爲血肉而弗靈也可乎是故氣聚必有精精斯靈矣靈則無不宰也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世嘗指士大夫通塞曰命豈不信然哉抑予嘗爲知道者言人生有命一通一塞是已若國家之興亡則一時人士所槩禍福焉不可以人人徵也漢高之興吹簫屠狗販繒之徒悉位卿相豈其五行皆當拔與之數哉故太史公曰高祖功臣之興時如此云漢之此義也及其亡也黨錮之禍遍天下非必諸君亦會其凶度若是同也蓋國運繫之矣國之將興福逮乎天下焉國之將亡禍逮乎天下焉大舉小從天之道也譬之火災都邑斯都邑災也而欲切切焉戶推其厄豈不泥甚矣哉聽者然吾言

或問湘山浮屠之中有唐僧真骸至于今存蓋數百年矣土人祠禱輒應若是其神乎顧子曰人之身猶木也生則氣附死則氣離氣且離矣靈將安附夫榘楠杞梓其伐也能使材充棟梁備器用已矣顧安能使其枝葉扶疏而上出乎彼人者今亦槁木而已人

固巖之而謂其有靈者愚也。或又曰：禱而應，何哉？曰：子不視其所託乎山川之靈，是謂鬼神；四海五嶽，是已。湘山之在南粵，與雲雨蕃草木育禽獸百物成化，萬民歸心化之所成，是謂神靈；心之所歸，是謂感應。彼託而居之，其智固遠；而南方之人無賢不肖，哓哓然舉造化之情而歸之槁體，豈非大惑矣乎？今夫聚土木之像而禱祠，應者精發乎其人也。夫既有若湘山者，雖無若人居之，吾固知其靈矣。又問曰：其骸之不壞，何也？曰：若今之皮革，然率不信宿而壞者也。苟法存而器藏，可歷數十百歲無壞。曰：其始能自存之何也？曰：彼道也。聖人所不語，吾烏乎聞。

對

野亭對

客有問於璘者曰：人道之經，有號有名，名以制義，號以別稱，人各異趣，貴當其情。若太宰劉公托號野亭，何名實之背馳而顯晦之逕庭乎？夫大人之生，應運輔世，以德爲根，以行爲植，以言爲華，以功爲實。名震四海而不爲夸，位列台輔而不爲溢，錦衣繡裯而不取於布，被鳴鐘列鼎而不屑於藿食，蓋澤在生民，功在王室，故皇天降之以命，王者寵之以秩，鬼神佑之以福，百姓奉之以力。若報施之宜，然匪推讓之虛跡，故大舜之受百官，神禹之搃百辟，尚父之受玉璜，周

公之履赤舄皆偃然安之矣若夫野云野云者乃江海間遊之地田氓鄙劣之習誠細民之攸行非大人之宜及是以相鼠之刺無禮虎韜之譏徒質有由然也公乃引以爲號誠非某之所識璘聞而笑曰固哉子之見也語九垓八埏之廣者不可以示蚘蚤述往古來今之運者不可以訓蟬蛸不通道德之源難以言大人之謀矣璘請放而言之可乎粵觀往紀乃帝乃皇混沌未鑿肇啓洪荒綴羽掩體茹毛實腸法令不設民罔弗減視商周之際有若顛蒙而淳龐者此代之野也九域之內疆分界畫乃有廣壤不置城郭草木蕃廡田塍鈎絡質任自然匪以智作視市朝之尚誠有若閒淡而寂寞者此地之野也四民居方則有農夫任力作勞食其公餘以薄爲養惡衣敝廬不尚禮節終身晏如視冠裳之流有若朴質而駭愚者此人之野也在人又有厭棄詩書脫略儀章言出無文貌動不揚應物舉事椎魯莫當蠢蠢碌碌不循不狂若此者皆野之類也以客觀之太宰公睿哲通神明德行擬金玉謨謀動風雷節操凌霜露登金門入璠室翼商周之聲靈履朝堂之邃密抉文史之精華標冠裳之軌則論思聖猷經綸皇極蓋三十餘年而未嘗承簿書法理之責非天下之至文孰能與旌此如前所陳客固疑其不屑也客曰匪盡棄之固亦有

焉禮失則求謀小則獲稽之往訓僅以時措若徒野
而已矣無以文爲則相鼠無禮子成徒鞞也豈其然
哉嗟乎執名而不詢義是童觀也論跡而不求心是
瞽說也如客之言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是故
蒙莊戰國之散吏也憤世疾俗放言馳議至欲剖折
斗衡滅棄禮樂以還華胥之域曹叅炎漢之良相也
尚清淨遵畫一答諍子狎醉人而欲一切罷其苛律
彼皆厭文法之弊思大道之反發孤憤於群迷負小
善以爭遠其志猶若此况夫大雅齟沉人倫表異又
豈無通變宜民之感乎客不見夫道德隱微百邪勃
興刻畫虛器張皇不經智勝者富資重者榮農惰其
力士輕其名商濫其貨工淫其能上薄三光之明下
汨萬物之情雖智者左扶而右持祗益其敗而莫救
其傾也故太宰公崛起寰中高視物表慨采章之喪
質憂江河之瀾倒乃浩然而嘆曰使我揖讓商周之
庭手畫典章比跡姬召豈若渾渾默默與道爲化而
奉無懷大庭之神教乎使我被繡鳴玉出入象魏之
闕足不踐土豈若仰奉茨室端侍土階而共天下脫
奢泰之苦乎使我徵才拔雋吐發英華以光大國家
豈若孝弟力田各保其躬而令愚智不相加乎故曰
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言多方者
中難處也動饒術者要難求也意昌博者情難足也

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
患故士不貳其主國不疑其臣上不有其法下不備
其君吾將剗吾文理黜吾聰明無將無迎履野爲庭
無器無形守野爲城俾皎皎者晦憂憂者寧叫叫者
默忽忽者以合千古而比德舉四海而依仁從尼父
之先進協文王之同人然後守吾之野反吾之亭問
耒耜而教稼穡以相忘於大均此則太宰公之志璘
之所嘗竊其毫分者也若夫晏嬰之固仲由之勇周
勃之彊汲黯之戇又皆狹局淺中效野之紛紛者耳
曾何足以擬倫哉客乃肅容正襟起而謝曰大哉野
乎大人之能事畢矣微子之言幾於鄙倍矣夫

述卯素翁對

卯素翁居于國南之里德和而神康行年六十有嬰
兒之色東橋子曰何居曰吾觀吾始生審天地之德
究人物之初得所養身焉吾始生于二月其時仲春
其位卯卯者冒也言萬物冒萌以生乃有質也有質
無色之謂素列子曰太素質之始是也卯曰生生曰
質質曰素萌者化之達天地之德和焉素者質之本
人物之初具焉德不和則性情乖初不具則醇樸漓
既乖且漓形乃用伐古之聖人愛利萬物含真抱一
比於赤子遠此道也吾涉于世也因卯悟生因生悟
質因質悟素故吾將懼馳驚以浚吾生乎寧塞兌而沃

淵將拓仁乎善親親而容衆將達施廣類肖于生生乎
居善藥以兼濟將惡多文以飾僞乎恒汶汶沒沒以
居將恬兮自愉汨兮自好乎深藏晦息而弗顯其色
凡此者皆所以存吾素達吾卯也卯以生生爲德仁
由以施素以寡用爲體義由以制仁義脩而吾養具
矣又孰知其它東橋子仰天而嘆曰淵乎微哉叟之
道乎蓋古之聖人長生久視之旨也何示人以非象
之象而令里之老穉父眩瞽乎吾聞叟居家刻白兔
而弄乃語人曰吾卯素若此誠有之乎公撫掌大笑
曰先生謂吾兔幾若軒轅之龍虎莊生之鷗鵬乎殆
非與蘇長公有言曰喻瞽人曰曰類而燭類而槃遂
有扣槃捫燭之誤里人之言無乃近是與吾不敢以
告先生東橋子唯唯而退遂述其說以喻諸里人翁
姓馬名鑑字大昭善讀本草素難諸書蓋隱於醫者
有二丈夫子曰應龍者深於易將文翁之素而達之
生人者也君子謂之良子

述

荷峰公述

高安荷峯公以御史中丞節撫南畿踰年政成頌聲
大作野史氏曰公之蒞政也精明果斷日照雷擊植
善如滋屏惡如削墨吏秕政濯櫛殆盡寬征嗇費民
忘凶年侃侃然以報天子安蒼生爲已任然中高

洞如已事弗留故人安其嚴而懷其惠說者謂其媿
文襄儂三原才節乃交勝焉亶其然耳東橋子曰璘
支離猷畝不敢與聞政人之績久矣若中丞公之休
懿日震耀于耳目其誰曰弗歆謂休運淳氣之所鍾
固也又何必高安云乎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意
其鄉必有高山大澤儲靈發祥以生斯人也何奇偉
之特異乎野史氏曰旨哉子言信有徵乎高安之野
有大山焉隆崇紆遂標南筠之雄鎮舊傳有靈僊集
峰下池荷盡花遂名荷山公世家其阿族系繁衍詩
書發解者相屬而甲第翹出自公始邑故多臺省華
要階三品陟上卿亦自公始然則謂公非降神於茲
山可乎不可乎故鄉間學士稱公曰荷峰先生匪我
誣也東橋子曰氣有感會瑞有徵符天地儲精陰陽
成化山川孕靈乃發才傑一啓一承互體交變語曰
沃土人肥丹穴人智此之謂歟璘未覩荷山之巨麗
敢於公乎徵焉端凝敦大徵於體峭厲峻截徵於節
發育徵於用畜納徵於量變化徵於政華縉徵於文
是公於荷山驅其巍然者而表之四方也詩曰節彼
南山維石巖巖謹端拜于階城之下野史氏曰辯哉
說盡於是矣請錄爲荷峰公述附之郡乘

問

東岡問

東岡先生流觀東海息駕赤城之溼姑蘇顧璘執篋
館下有間進曰先生所稱東岡子者其義可得聞歟
意者先生高朗卓犖塵穢斯世且將陟蓬萊之椒躡
扶桑之丘以放意乎至人之道而爲是遠舉也抑亦
登太山臨日觀視日月所出以窺造化之根荄者乎
非先生異人不足以應是號也先生笑曰烏有是哉
直卑卑耳吾高密之東有岡隆然其下沃野可田先
司馬公誅莠爲廬種樹爲數思以樂志而息躬卒乃
藏焉子孫保之若杜吾乘軒出入者三十年夢寐以
之蒙以爲號存吾常也如子言豈不大有徑庭也乎
璘曰噫噫吾聞大人龍變曲士守丘藉古才士被褐

衣而懷天下居窮巷而志萬里標勝列奇自干青雲
者指不勝屈實亦微渺非倫也豈若先生之才爲世
雄乎爰自弱冠起家翱翔省署軒翥藩臬恒駕人上
旣陟中樞而復適廼外臺者適也天下汲汲然興霖
雨之望乃若噐遠而言近光崇而處卑豈欺我與先
生曰異乎吾所聞君子視不下帶而道存思不出位
而業成所以貴近也士有放心狂馳者謂之夸節故
終身蕩然不知其所歸昔伊尹之志不越莘野傳說
之志不越巖下雖阿衡左右之勲光昭異裔夫豈介
乎二子之衷哉子初言若誕誕則荒志再言若矜矜
則喪節皆非進退之義也吾進而行焉望吾東岡其

思也依依退而藏焉處吾東岡其樂也洩洩非東岡
固不知所托也幸無以易吾志璘於是再拜唯唯而
退

篇

定成一篇贈何司空

夫學博斯精精斯明明斯定唯定也故獨立而不懼
功大而不疑何謂博廣覽群義參伍異同總其端也
何謂精窮神研幾靡微弗析辯其介也何謂明中清
慮察物至斯照通其用也何謂定舉之無大履之無
危成其業也定也者萬事之幹其大人君子所自樹
者乎是故伊尹建桐宮之議周公執管蔡之伐非有

已事鑒也苟置小疑于上下昆弟之間其何勝於流
言乎夫小夫不可以大受其慮搖也枉士不可以直
道其心蔽也故木搖者風拔之矣目蔽者足踣踣矣
內不先定奚望其外乎是故砥柱當大河之衝深砥
乎九淵大蟠乎孟津狀流下激洪濤上蕩貫萬古而
無損於毫末者豈藉異物相維持哉有諸已而已矣
故天下之務非定不立凡顧瞻彗貳首鼠兩端者烏
可以臨利害決死生哉璘觀少司空燕泉何公之道
其定成者夫公之業在四方簡策不可勝書請論其
大者若繼統議復永昌郡討十八寨之寇三車是已
夫尊親之禮苟隆宗廟不知其他也疆場之事苟利

杜稷不知其他也事孰非臣哉而或有不然者其故
有十寡聞者聞自任者偏沮難者怯循故者苟揣主
志而曲承者佞射利而自封者汙知之不爲者罔爲
之不力者偷專顧已之利鈍不恤君國者奸蔑視民
艱厚養以安樂者忍此十者國之癰疽畜毒必潰其
原生於不明不明由不精不精由不博故曰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噫噫何公其知勇大矣知宗禮有大防
何憚乎上威知邊圉有隱福何安乎故常知國梗宜
亟拔何恤乎師旅夫苟以死生爲患若者孰知夫
道之不可違也夫苟以利害爲校若者孰知夫君之
不可負也由此言之非道非君厥志不存如其道也
如其君也白刃可蹈而況於禍患乎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斯何公之謂矣

視度一篇壽周中丞

璘聞先驗封公之教曰相樹視土相人視度度者受
物之量也大度則大受小度則小受豈唯名位是徵
雖福德壽考罔不於是焉繫璘持是以觀鄉國四方
人士十不失二三也今中丞約菴周先生其最明著
者方璘爲吏部郎始識先生於今司空劉公元瑞坐
許時賓客盛集約菴方爲鄉進士禮恭氣闡談古今
論經史如發囊啓匱釋繹不絕略無幾微見於窮達
之際璘心備之未幾舉進士給事諫垣論議天下大

事洞見條緒舉賢擊佞一以國家爲心不置好惡然
謙謙自牧恒若不勝其憂畏者此其心豈有炫豔於
其職哉拜太僕少卿太僕馬政猥冗剽裁勤輯弗厭
其劇進僉都御史初撫延綏再移宣府皆今邊陲難
居地也禦外安內舉偏振衰二方戴如父母以讒去
位人之望之者唯曰不置先生乃忻忻然歸卧毘陵
若將終身焉爾夫士居窮率餒縮及踐華要則聲張
自多其仕宦每不樂冗瑣或功大而抑又怏怏不堪
處此皆度有所不足故也先生被褐而秦履顯而夷
理焚而敏居難而振及其違也則由由于不知其
去來此其廣心浩蕩烏可以時俗窺測哉璘不知先
公之言何從授嘗比量事理見其不可易者如此往
居湘原視湘水出與安容杯耳至全永則勝舸矣衡
潭之舟乃可千斛由洞庭而下雖朦朧一羽也豈非
水愈大則所受者愈重乎它日又至台而觀于海凡
涯涘之艇皆前艨艟類也巨舶自遠至則歸然如山
其舵非百夫莫持夫人之度苟海也其所受豈可以
稽數乎若先生名位福德壽考之數璘固不得量其
後也一日舉是說告諸親戚子弟之秀陳生時億起
而請曰公所視於吾舅者誠然也吾舅今年壽六十
億將往稱觴焉而不得其辭願揭于軸以喻夫來賀
者

引

重刊湘山事狀引

宋進士蔣擢撰湘山事狀十二卷載寂照法師顛末甚備蔣君儒者何慕為此邪蓋法師事世俗所傳多不類人用益惑必有紀者乃可論其有無非直為彼道資也板久壞郡人重刻于寺余過而見之因題此為觀者告

附驥集引

璘守湘源既二年索居無徒舊學日墜徒惴惴耳乙亥冬大司馬涇川相公致政來歸不謂璘為不肖弘之大雅剪其荆棘示以周行雖鴛鴦蹇局促莫企高步庶幾知所鞭策乎太史公曰蒼蠅附驥尾一日而行千里貴有依也璘所得與公倡和者何以異此既彙為集遂名附驥云

桃源書屋引

桃源秦人避世地也方暴兵橫闔亦莫至其處靜可知矣台郡治負大固山而司法之第尤邃齋閣深窈不聞市聲林巖霏靄旦暮在戶故昔人號曰小桃源余生侍尊翁司法君來讀書其中因以名屋樂境之靜也生方英年吾常憂其惡靜而好動乃今寓志如此可謂知矣武侯曰非寧靜無以致遠言心靜非言境也生知境之靜則心之靜不遠矣嗚呼境靜者兵

莫成心靜者欲莫亂然嗜欲之害甚於兵也生毋易
哉

喬衡州哀辭引

邇時四方多故百姓迫饑寒多起爲盜削刈數年乃
已 朝廷營內殿括用諸道取材楚蜀事亦甚鉅
天子思得賢人居郡縣以寬舒其民故於賜資拔擢
之命徃徃崇厚不甚惜嗚呼賢者當此時宜有以自
效垂功名於後世矣夫何俗習恬愉惰棄民事甚者
豐已瘠下仇視所部如璘輩則又選慳弗振無益利
害馳虛心耳才難不其然乎若吾衡州喬君真可謂
之賢者矣衡州去吾全五百里璘又與喬君相善知

其政特詳君平易近民在郡五年興廢舉墜吏無所
干民無所議大畧與漢黃霸治潁川事相類至於暇
日焚香閉閣與諸生談經賦詩則又有帝應物之風
霸所不及也烏乎真賢者哉今年三月以書抵全云
報最吏部璘喜躍者累日謂君之賢孚於上下必且
引擢卿相如漢故事以大厥施於天下也旣而其子
棟乃以訃來謂君以四月十八日道卒舒州且遭水
厄焉於乎天豈不欲斯人被仁厚之澤邪何奪吾喬
君之速也旣痛哭乃爲文寄奠以寫余哀後思所以
求君者不得作哀辭二章以代執紼併書此爲引俾
凡知喬君者咸致哀焉於乎豈徒哀喬君寔哀衡民

且哀天下也

李別駕東征八詠引

儒者以詩書發跡居常治理建議恒出所素蓄易易耳若夫軍旅金革之事未之多學則宜有所誦此固武人所常訾笑也今觀李侯濟之從王中丞討寧藩事何其雄偉不常而又武人萬萬所不及何哉蓋君子之學無所不該其於兵家者流所謂六韜八陣穰苴孫武之書固常誦說其文而槩之乎心不幸有事主之以忠義發之以智勇以身先衆何兵不強以順制逆何敵不克又奚小醜之足云云乎乃知不經事變誠不知儒者果足濟用而聞忠義于大闢者雖習兵無益也嘗聞少司馬王公薦李侯等疏曰義重勤王引兵策應心堅討賊誓死効勞可謂得功業之本矣書爲東征八詠引

息園存藁卷之七

息園存藁卷之七



